



康巴周末

康巴人文

2025年7月25日 星期五
第1155期

岁月乡情

车站

◎石泽丰

那年，我在一所乡村中学教书，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那个乡的车站。走得次数多了，它给我留下的印象除了站内没有多少乘客之外，与别的车站再没有什么两样。也许这是一个乡镇车站，又或许是因为我在单位上班，总是早出晚归的缘故。无论车站与车站之间有着多大的区别，但它们都是乘客暂时落脚的地方，这一相似之处，总让我有太多的感慨。

1999年春节刚过，我怀揣着中专毕业证，从安庆高河上火车，不知天高地厚地南下广州，想在那里找到一份自己心中理想的工作。我拿着那张检过的火车票，回望身后那些攒动的人头，顷刻间，心头涌上一股沉重的压抑感。那是一个外出打工兴盛的年代，许多农民工春节刚过就急于进城，都不愿在家再多待两三天，生怕去迟了就找不到事做。在这样的人流中，我挤上了绿皮火车，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拥挤的画面。我在想，这些陌生的乘客，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又要去往哪一座城市？如果没有这个车站，他们又该在哪里歇脚……想着想着，我庆幸车站的存在，既为他们，也为我自己。

我与那些同路的人相聚在一个车站，又离别在另一个车站。聚散本是一种必然，然而，在生命之中，一些聚散却给了我们太多的无奈和伤感。

父亲与大姑本是在祖父和祖母共同营造的这个“家”里，但由于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是一个生命如野草的年代。灾难、饥荒困扰着每个贫困的家庭。1952年，父亲出生了，这对于祖父祖母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两年之后，大姑也来到了这个世上，她全然不顾人间的疾苦。她呱呱坠地的时候，祖父在偏房里沉重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回到堂屋，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在大姑出生仅十天的那个黄昏，祖父无奈地对祖母说：“把她送人吧！”简简单单一句话，却重重地压在了祖母心中母爱的天平上，留，送，都是两头不着岸的船……

1956年至1957年间，自然灾害像洪水一样浸泡着人们的生活。尽管大家极力自救，日子还是过得特别困苦。对于那些幼小的生命，上帝也没有伸出援救的仁慈之手。大姑三个月大的时候，被抱养给了同乡的一个木匠，离开了自己的亲生父母，在别人的家庭里生活。谁知就在那里十七岁那年，虽然是花季一般的年龄，但在人世间这座站台上，她还是早早地下了车。据说她病得很突然，也很奇怪，先是头晕、呕吐，继而失语。其间也不过是从家到车站一个小时的工夫，靠两个人吱吱呀呀地抬到车站，正准备叫一辆车送到县城去救治的时候，大姑一度清醒过来，她渴望在这个时候能看到生她的父母——这人生最初的站台。但在当时，我的祖父和祖母踉踉跄跄喊着正在赶来的途中，谁知残酷的病魔在此刻就执行了她的死刑。在那个乡镇的车站，她含泪地坐上了开往天堂的“列车”，开始了更远更寂寞的行程……

往事就像一根知疼知痛的神经，现在回想起来，父亲生前每每提起此事，思绪总是难以平静。也许这人生中忘不了的那一页，于他，于我的祖父和祖母，都是一个永远无法治愈的伤痛。

五色海

第1155期

而是别处都不是你
并非别处不可爱
我留在梦里

把一生缝了进去
一针一线
却执意去缝补

你并不眷恋
只是因为那里缺了一角
你留在梦里

贰

像散落的白玉菩提
照亮我窗下最早的一串脚印
是鸟鸣
清晨的第一束光

正扑簌簌地下

他们错过的那场大雪
奔腾的折多河便悄悄后退

叹息一落

轻轻叹了口气

女人望着男人渐渐朦胧的眼睛
只啜饮桑葚酿的果酒

他们不说话

还有临河那对旧人
未曾合眼的

温暖如泪痕

离开他们太久的人

去拜别

正从另一个世界起身
那些仍在沉睡的人

不留一丝痕迹

感到天地正把我裹在怀里

轻盈而巧妙地

我从一个沉重的梦里醒来

凌晨四点

壹

说梦

诗苑

◎雍乃

6

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 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 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 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

山中日子

花椒飘香

◎魏子

每年盛夏，故乡的田间地头，变成了花椒肆意展现风姿的舞台。它们一嘟噜一嘟噜地，迎着着火似的风翩翩起舞。红彤彤的身影掩映在碎小的叶子里，可与樱桃或者枸杞比美。只是它有些桀骜不驯，随处可见的木刺，像忠诚的卫士时刻警惕着，稍不留神就会被扎得龇牙咧嘴。从小学到初中，乃至高中的暑假，这种让人痛并快乐着的感觉一直陪伴着我，如同梦魇。

对它们，我心生厌烦。但它们却是母亲眼中的宝。那棵棵沿着地堰一溜栽种开来花椒树，不像苹果、桃等经济作物，需要时不时耗费功夫来打理，只需在成熟季，花费时间采摘、晒干，即可换来一些收入，贴补家用。

那些年，花椒成熟时，恰好赶上为期不短的暑假。天刚蒙蒙亮，母亲早已起床。她简单洗漱一番，跨上带着钩子的藤条篮子，趁着三伏天早晨的凉爽，踩着大步向地里出发。来到地头，天色正好放亮，母亲熟练地扯过花椒树枝，朝着长在枝头的一嘟噜花椒，用拇指和食指的指甲尖对准，使劲儿一掐，颗颗籽粒饱满的花椒便稳稳地收入篮中。除了掐的动作，母亲还会用到掰、拽、捋等手段。稍不留神，花椒自卫的木刺便露出獠牙，狠狠地在指肚上叮上一口，殷红的血珠倏地涌出，痛且麻的感觉瞬间上头。

这种感觉即便想起来，都让我心生忌惮。说起来，刚开始掐花椒的那几天是最难熬的。一天下来，我甚至都覺得不扎上几次都对不起那些虎视眈眈的木刺。等到花椒都从树上收完，整个人晒黑了，指甲盖磨出了沟壑，胳膊上裸露着一道道细小的血痂。这都是小问题，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两个指肚被扎得千疮百孔，且早失去了血色。黑色的点密密麻麻布满指肚，我已经分不清先扎后扎的顺序。

高中毕业那年的暑假，我没有在家，花椒是母亲一人起早贪黑地干了个数月才收完。等我回到家里，看到的是油的发亮的花椒种子，它们像一堆小山堆在堂屋的水泥地板上，散发着浓重的油味。这也就是进城后，炒菜不愿意放花椒的原因。我从心里抵触着，杜绝它走进我的一日三餐。因为曾经和它过分的亲密接触，让我难有任何亲近的想法。

我原本以为自己对花椒的偏见，会一直这样持续下去。尽管有些时候，摘自故乡树上的花椒被我带进城里，当作土特产馈赠亲朋好友，可它们在我的饭碗里却难觅踪影。

事情出现转机是在近些年。有一次，我清炖羊肉，按照朋友介绍的方法，花椒是三种佐料中必不可缺的一样。我为喝了喝到一口纯正的清汤羊肉汤，翻找出塞到袋架一角的花椒，准备取一些放入锅中。刚打开包装严实的袋子，一股浓郁的花椒香味扑鼻而入。看着那些红彤彤的花椒皮，记忆中与它有关的黑色时光，忽然风吹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母亲将它们塞给我的画面。

“这些花椒皮我真挑选过了。你带回去，炒个菜吃，调调味。”母亲生怕我忘了带走，特意把它搁在了屋门口的椅子上。我瞄了一眼，心里对它提不起丝毫兴趣。母亲似乎察觉到什么，将花椒提起来，塞到我手里，说：“老树都冻死了，剩下的花椒树摘不了多少，够自己吃的。你拿回去，炖个肉炒个菜，放点进去，味道很好的。”当时，听到母亲的话，我似有所触，却隐隐地说不出什么感觉。现在想起，我的心情突然变得沉重。母亲和父亲都年老了，他们不能再和年轻时候一样，用手中的劳作满足我对美好事物的渴望。这些曾经贴补家用的花椒也随着岁月的逝去，改变了身份。它们是年老母亲给我的一份独特心意。这心意里有对我的远离故乡的挂念，也有对不能再像年轻时那般呵护我的落寞。

又是一年花椒红，不管家中那棵花椒树收成如何，但凡能采摘下来的，母亲铁定将它们采摘并晒干，仔细地包裹起来，等着我把它取走。或许，这是年老的母亲对儿子永远不可能解开的心结。尽管随着年龄的改变，它会此消彼长，可即便换一种方式，也是她尽其所能的把最好的给了我，让我在日月的流转里，闻着浓郁的花椒香味，享受比蜜甜的幸福！

军旅人生

那时候，我们在兵站走过

◎胡庆和

●锅碗瓢盆交响曲

欢迎你们，亲爱的兄弟部队
的战友们！

原来欢迎词是我自写自播，可是我五音不全，四川骡子装马叫，用川语播出的欢迎词并不叫好，兵站的战友说：“你播的音好怪哟。”可这天播出的欢迎词让人惊奇。几个在开水房打水的汽车兵，拧开龙头接水时，居然驻足观看挂在杨树杈上的大喇叭，听得出神，忘记了关龙头，把开水扑洒一地。他们想不到兵站还有如此动听的声音——那是甜如清泉的女播音员的声音，很有磁性。他们忍不住问兵站锅炉房的烧水兵：“你们兵站有女兵？”“没有女兵为什么有女声播音？”他们想不到这是我托人找到县广播站女播音员帮忙为我们录制的欢迎词。

50多年前，当时稀少的“巴本锅”在我们兵站安营扎寨。何为“巴本锅”？法国有个名叫丹尼斯·巴本的物理学家，也是一个医生，还是一个机械师。在攀登一座大山露营于山间时，他燃起篝火，用随身携带的金属锅熬牛奶和煮洋芋。他发现牛奶煮了很长时间，而马铃薯却煮不软。他带着这个问号，用机械师的脑袋去揣摩其中的原因，结合已经证实的高山气压比海边低低的理论，在实验室里做了一个怪锅：锅有内外两层，内层放要煮的食物，外层是密封的，锅盖是特制的，以控制气压。这是世界第一口高压锅，又叫“巴本锅”。这是1681年发生的事。

现在高压锅在我国早已进入千家万户的生活，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却少之又少，而进入兵站厨房更成为一件新鲜事。在灶台安好四口高大粗壮的高压锅后，炊事班的战友们把它当成亲儿子看护，每次用后就会把它擦得晶光闪亮，无论煮饭、炖肉、蒸馒头都用此锅。这次进站车队报了病号饭，想吃鸡蛋面条。用大高压锅煮，显然锅大面少，不好煮；用平锅煮，煮的面条要么夹生，要么成粥。炊事班长艾文学说：“用小高压锅煮，昨天从仓库领回两口小高压锅，班里用它煮过一次稀饭。用它煮面条，是件新鲜事。”其他炊事员没用过，也不知怎样煮。艾班长说：“我来试试。”高压锅放在铁皮火炉上，煤炭火烧得很旺。水开了，下了面条，盖上盖。锅盖气阀跳动，白色的雾气“嘶嘶”地叫，叫得大家心神不宁，仿佛那气息一步步逼近，压在自己身上。煮的时间到了，端到锅灶台边的水龙头淋水，气阀不跳了，不吐气。拧开气阀冒，也不见气阀吐气。于是他一手握锅柄，一手握住转动盖子，还没拧开，只听“砰”的一声响，锅盖腾空而起，撞到艾班长的前额，鲜血“哗”地流出来。溅出的面条扑满他那白色的工作服。有的战友要扶他去医务室，他推开他们说：“我自己去，你们再煮病号饭，还用高压锅煮，要让车队战友满意。”

当时警卫班战士彪娃在场，目睹此情，随口说了顺口溜：
“人活二十三，只见高压锅煮稀饭。人活二十三，未见高压锅盖飞上天。”
●兵站之夜
吃过晚饭，收拾完

餐厅厨房，高原天空的夜幕早已垂下，掩盖着小城的寂静。兵站内的兵站会议室早已亮起了日光灯，坐于室内的兵站兵们打开书本开始学文化——兵站的文化夜校又开课了。按照当时部队要求，为向“四化”进军，需要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兵站指导员文化不高，热情却盛，脑袋一拍，就办文化夜校，指定我为夜校老师。我无知就无畏，给大家开设了语文课、数学课和唱歌课。所谓唱歌课，就是教大家学会由总政向全军推广的二十首军旅歌曲。数学、语文课本是总政编印的。兵站会议室在兵站内的一处小院内，平时小院很静。这天夜校下课，大家洗漱完后就上床睡觉，只是感觉天气很冷，脚也睡不暖和。刚眯上眼，指导员就进入各班寝室，对那些兵说：“快起床！”士兵们揉揉眼，不解地问：“干啥？我们刚睡着。”指导员说：“你们还没冷醒吗？天降大雪，把老子冷得上下牙齿打架，浑身像打摆子发抖。”

大家钻出被窝，三下五除二穿好衣服，走上各自岗位。炊事班走进厨房，勤杂人员、接待人员走进值班室，整装待发。厨房已是热气腾腾，改进后的炉灶早已烧起旺盛火苗，两口簸箕大的铁锅里熬着的热汤窜出香辣热气，锅里正熬着胡辣汤。汤里早已下了不少花椒、海椒、胡椒，灶台边站着雷副站长，正指挥着几个炊事员在菜墩上“砰砰”地剁着肉粒和葱花。按中医的说法，胡辣汤可以驱寒保暖。兵站过往人员宿舍住宿条件差，住连通铺，室内无取暖设施，也无烤火的火盆、钢炉。这年大雪来得早，把那天住进我们兵站的汽车兵冻得睡不着觉，起身在室内跺脚、练小跑。兵站决定烧几锅胡辣汤送到过往人员寝室。送汤到寝室由指导员带领，共6个士兵；3个士兵组成一个小组，两个兵抬着一个大锅，一个士兵端着碗，先走进车场边的汽车兵宿舍。指导员敲开宿舍木门，士兵将一碗碗热汤送到汽车兵手中，给汽车兵送了汤，再送其他住站人员。军地零星住站人员，大多是随车队进站，住的地方是一栋三层小楼。二三楼是住宿房，一楼是接待室和杂物间。接待员知道随车队住站人员有多少，住哪层楼、哪间房。他带着送汤人员送汤，连同兵站的热情送到每个房间。

收拾完锅碗瓢盆，大家刚睡下不久，兵站停车场响起一串串急促的哨子声。谁在吹？天这么晚，这么冷，还要乱吹哨子？我拉开灯，迎着风开门而出，循着哨声跟去。刚跨出兵站内的小院，碰到兵站游动哨，赶紧问一句：“谁在吹？”回答是汽车兵。“为啥？难道是天冷睡不着，无事找事？”在猜疑中，一个个汽车兵从各自门洞走出，在坝子排队集合。我小声骂了一句：“妈的，这么冷的天，搞什么紧急集合，难道就不怕高原反应？”

回到寝室，刚躺下不久，又听急促的敲门声。我问